



补考及格了

[苏联] 馬·布萊梅尼尔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目 录

有这么个廖瓦（方文譯）	1
补考及格了（方文譯）	16
新朋友們（方文譯）	40
父亲（刘緣子譯）	96
北极的錯誤（刘緣子譯）	127
在我們小队里（刘緣子譯）	132
我們的寓言作家（刘緣子譯）	138



有这么个廖瓦

1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中队会议上发言。我是小队長，以前也常常参加中队会，但总是不作声。我不作声，并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說，而是因为害臊。我和在座的每一个孩子，当然都很熟悉，可以毫不忸怩地随便談什么，可是不知怎的，跟他們大家在一起，說起話来，就沒有那么自在了。可是今天我必須发表关于廖瓦的意見。

“廖瓦根本不在准备考試。得叫他来开会……現在我們得坚决处理他，好讓……”由于不习惯，我非常慌，发表完意見以后忘掉坐下去，

却站着听别同学講話。

中队委员会主席尤拉对我指指椅子。

“为什么要立刻叫廖瓦来开会？”他反駁說。“应当先同他談一談。我們就交給你去办吧。然后你告訴我怎样个結果。”

当天就上廖瓦家里去。早先我没有到过他家里。我和他从来没打过交道。

我刚走进一幢新的大房子，就跟跑下楼梯来的廖瓦撞了个满怀。

“啊，伏洛佳！”他一边說，一边拉着我的手叫我跟他跑。“你瞧，我在跑呐……”

我是看到了，我自己还和他一块儿跑着呐。

“我說，廖瓦，”我攔住他說，“我要跟你談談一件很……”

“要是你高兴，那就送送我吧，”他打断我的話头說。“我要来不及赶到天象仪館去了。高兴的話，晚上你到我这儿来，要不，我就上你那儿去。”

“好的，你来吧，”我同意說，一面繼續和他并排走着。“可是你到天象仪館去干嗎？”

“那边今天有一个演講，題目是在别的行星上有没有生命？”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那么真的有生命嗎？”我感到兴趣地問。

“我自己也不詳細。你知道，这件事对于我特別重要。不过今天就可以弄明白了。”

我还没有問明白为什么这对于他特別重要，我們却已經走到天象仪館的大門口了。廖瓦握一握我的手，就跑了进去。

傍晚，我出去逛了一会儿，回家还不到八点鐘。我的写字台上留有

一張字條：

“伏洛佳，象我們這種有理智的生物，在別的行星上大概是沒有的。可惜沒有碰到你在家。很明顯，先要飛到月球去，然後才能上火星。明天你把物理習題課本帶着，我們在学校裏見面吧。今天晚上我不能來了，因為他們允許我從望遠鏡裏觀察月球。

廖瓦

第二天放學以後，我去找廖瓦，跟他一塊兒走出學校。在休息時間，我故意不同他談起那件重要的事情，因為不樂意讓鈴聲來打斷我們。可是我準備好要對廖瓦談許多話。起先我打算提醒他，我們小隊的全体少先隊員已經開始復習功課了。臨了，我想法子對廖瓦說明，一個要補考的孩子是多麼倒黴。去年他和我在夏令營里過假期。全体同學都去游泳和曬太陽了，他却总是在這時學習語文。

我剛要開口說話，廖瓦却很認真地瞧了瞧我說：

“你知道，我簡直沒有想到，月亮在近處是这样的……”

“在近處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”我一時弄不明白。

“唔，就是从望遠鏡里望去。要知道，它接近了幾千倍吶。”

“你說什麼？”我驚奇起來。“月亮在近處到底是怎樣的啊？”

“哦！”廖瓦說。“大得很，它上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許多山，說得更明白一些，它到處都是山，有噴火口的山，大概是熄滅了的火山。”

“除了山以外，在月亮里你就什麼也沒有看到嗎？”我問。

“沒看到，”廖瓦想了一下，回答說，“別的什麼也沒有。”

“你不是說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山嗎？”

“是的，很清楚，”廖瓦說。

我極力想象，當望遠鏡把月亮放大幾千倍時，月亮是多麼大；我想

它一定是把整个天空都占满了，连廖瓦一眼也看它不尽了。

“不过，即使有最完善的望远镜可以看清楚月亮，”廖瓦一本正经地说（我觉得他是在把谁的话重说一遍），“也不能叫我们就不飞往月球去。”

“本来嘛，这只是……总而言之，这种飞行是幻想呀，”我说。

“怎么，是幻想吗？”廖瓦着恼了。

于是他对我讲述到月球去旅行和中途休息的计划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理由，但是就他的话听来，似乎将要创造一个地球的人造卫星。那个卫星在地球到月亮的道路中间。旅行者先飞到这个卫星，在那儿休息一下，然后从卫星出发到月球。廖瓦的话叫我觉得很感兴趣。

“当然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我知道第一枝火箭不会带我去。第二枝火箭也不会带我去。可是第六枝或者第七枝，大概可以带我去。总之，天文学家要首先飞去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难道你是天文学家吗？”我问。

“唔，当然罗，”廖瓦回答说。“你要知道，我在天象仪馆附属的少年天文小组里已经学习了好久，算来有三个多星期了。”

“请你告诉我，人人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小组吗？”我问。“嗯，比方说，要是我想加入……你看怎样？”

“你要知道，”廖瓦解释说，“已经谈过一点天文学，或者独自观察过星球的孩子，才有资格被我们的指导员谢尔盖批准参加小组。……你从来没有观察过星球吧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发愁地说，“没有观察过。”

“哦，”廖瓦继续说，“要加入小组的人，谢尔盖还喜欢知道他到什么

最感到兴趣：是宇宙的構造呢，太陽系呢，还是星际旅行的計劃……你对什么特別有兴趣啊？”

“我对星际旅行的計劃特別有兴趣……”我說。

“那么这样吧，”廖瓦出主意說，“你明天晚上六点鐘到天象仪館来。脫掉外衣，就問我們的小組在哪个房間里进行研究工作，然后走进来高声地說：‘您好，謝尔盖老师，星际旅行的計劃使我感到特別有趣！’”

“就这样直截了当地說嗎？”我問。

“就这么說好了，”廖瓦說。

“为什么要高声說呢？”我問。

“我們的謝尔盖老师耳朵有点儿聾，”廖瓦解釋說。

“我那么說了，会怎样呢？”

“那时謝尔盖老师会問你姓什么，在什么学校讀書，在哪一班里，接着总是同你閑聊起来，然后决定要不要讓你参加。”

“如果讓我参加，那么就允許从望遠鏡里看月球嗎？”我問。

“是的，”廖瓦回答說，“这是說你假如表現得很好的話。”

“你表現得很好嗎？”我問。

“不錯，”他回答說。

然后他向我提議明天去看他，讓我們一块儿到天象仪館去。

我謝了廖瓦一声，就同他分了手。

2

第二天，我一到学校里，中队委员会主席尤拉問我同廖瓦談过沒有，談得怎样。这时我才想起了忘掉完成中队會議交給我的任务。我非

常害臊，就答应尤拉今天一定和廖瓦談一談。再說，廖瓦不知为什么沒有到学校里来，所以我决定依着我們講定的話，上他家里去一下，即使他病了，也要同他談一談，假如沒有病，那就在上天象仪館去的路上談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上学，病了嗎？”廖瓦一開門，我就問他。

他對我解釋，他的祖母病了。不能把她一個人撇在家里，所以他才沒有去上学。現在媽媽已經下班回來，因此要走就可以走了。我心里很高興，提議立刻步行到天象仪館去，因為外面天氣很好，而我們又有充分的時間。

“到天象仪館去嗎？”廖瓦不懂似地重複問道。“去干嗎呀？還是讓我們就这么散散步吧。你喜歡在行人很多的大街上逛逛嗎？我是很喜歡的。特別是在春天，你知道，天空是那么晴朗。我有时散步到天黑啦……”他突然很快地瞅了我一眼，補上一句：“當然是在功課做好以後。”

“我也愛散步，”我回答說。“不過我們是約好上天象仪館去的呀。我簡直不明白，今天你不是要參加小組研究嗎？”

“這是無所謂的，”廖瓦說，“研究的机会多得很呢！如果我沒有興趣，干嗎我要去呢？”

“沒有興趣？”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重複問了一聲。“還是昨天……我們曾經說過……你自己也曾經……你想想，還是晚上約好的……”

“一點兒也不錯，”廖瓦不慌不忙地說：“昨天我對這個還感到興趣。但是你走了以後，伏洛佳，我想了很久。終於是這樣決定了……一句話，我以為既然在月球上和火星上沒有有理智的生物，那就用不着一心一

意想上那儿去了。簡直是不必了，伏洛佳！”

“可是以前你沒想到這個嗎？”我挖苦地問。

“是的，原先我不知道這個。你不是親眼看見我去聽演講的嗎？也許你記得我說過，這對於我是特別重要的吧……我就是弄明白，別的行星上有沒有生命。”

“這個我記得，”我說，“但是依我看來，廖瓦，這樣是不行的……我跟你老實說，我從沒想到有像你這樣的人，昨天還夢想著那件事，今天卻滿不在乎了……”

“這種情形常常有的。難道你不曾失望過嗎？”廖瓦問。

他突然興奮起來，化了四十來分鐘對我說明，在月球上他是無事可做的。

“好吧，”我說。“明白了。看樣子你不再是天文學家啦？”

“不是了，”他說。

“很好，”我尽可能漫不經心地說。“我該上天象儀館去了。”說着，我甚至沒有同他告別就走了。

走進天象儀館，我對謝爾蓋說，星際旅行使我感到興趣。我等待他同我談起星星的事，但是他卻開口問長問短，問最喜歡哪些書，問我常去看戲嗎，問我學校里什麼科目我感到困難，可是關於星星的事，却一字不提。起先我急急忙忙地回答着，但是謝爾蓋說，他並不忙着要上哪裏去，於是我就定心地說，我喜歡解答算題。至於有一次我參加學校運動會而得過獎的事，我可沒有提起，免得謝爾蓋以為我愛夸耀自己。我們談話的結果是：謝爾蓋允許我參加下次小組學習，然後我就回家了。

已經走近自己的家門時，我突然想起今天竟沒有問廖瓦到底什麼

时候开始复习。我想立刻再到廖瓦那儿去，但是一看广场上的时钟，时间已经很晚了。

3

第二天早晨，我到了学校里，在打铃前几分钟坐上自己的座位时，看到全体同学跟我一样高兴。我感到在假日前一天，同学们总是最高兴的。我们面前有许多很好的空闲日子，任何一天可以去看戏，任何一天可以去看新的影片或者去看朋友。

第一课是代数。安娜老师轮流地叫我们到黑板前去，我们做着第一第二学季所学过的习题。安娜老师问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复习了，并且说，要是谁还没有开始复习，那就会碰到困难的。这时我想到廖瓦似乎还没有开始复习。大概尤拉也想到这一点，因为他怀着疑问瞧了瞧我。课末，安娜老师把记分册分发给我们。廖瓦没有来上课，他的记分册就由她留下了。她说，这份记分册会使廖瓦的父母很不高兴，因为一学季里有三个三分。

下课时，我们都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，尤拉走到我跟前，问道：

“为什么廖瓦今天不来？”

我解释说，廖瓦的祖母病了，他不能把她一个人撇在家里。

“那你同他谈过了吗？”尤拉问。

“一般的话我是讲了，”我回答说，“但是这一点……应该说的……我不知为什么没有谈到……”

“谁也没请你讲一般的话，”尤拉说，“大家委托你，你也接受了，对吗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廖瓦说，他应该象大家那样复习功课，准备考

試。这才是呀。”

“尤拉，”我开口說，“我甚至感到困难……你知道，第一次我来不及对他說。昨天我差不多要說了，后来却又忘了……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經对他非常生气，簡直不想談話了。可是尤拉，我可以答应在今天……总而言之，你放心吧，今天一定……”

“簡單的任务也不能完成，”尤拉打断我的話說。“够了。明天我自己上他那儿去。你只要領我去，既然你不会說，我就自己說吧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沒反对，因为尤拉是对的。

放假的第一天，我同尤拉在普希金紀念碑旁边会面，一同到廖瓦那儿去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今天到他那儿去，而一天也不耽擱嗎？”尤拉在路上問我。

“不知道，”我說。

“就因为我想讓他利用假期来复习呀。”

我們沒有料到，廖瓦看見我們以后，却是非常高兴。他跑来迎接我們，握住我們的手，好象怕我們离开似的，然后請我們坐在沙发上，自己却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非常急忙地說：

“同學們，我說，竟有这样一回事！我想找你們呢！已經打算来找你們啦……我說……”

“你說吧，”尤拉說。“不要这样激动，你說吧。”

廖瓦稍微歇了一会儿。

“我有个鄰居，”他开始說得有点慢，“住在五层楼上，常常到我这儿

來借書。我有时也上他那兒去下棋。要明白，他有个堂兄弟叫費佳，比他小一歲，在五年級讀書。我在前一个星期日看見過他。你們相信不相信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們相信你，”我使他放心，雖然不明白廖瓦想說些什麼。

“費佳呢，”廖瓦繼續說，“有个父亲，他在四天以前跌到了電車底下。他想要在車子開的時候上車，可是摔到車輪下面了。當然，他是很快就被送進醫院的。第二天，費佳到那兒去探問父親的情形。人家對他說，病況很嚴重，可是不放他到病房里去。第三天，這已經就是昨天了，費佳又到那兒去。他在走廊里走着，聽到一位穿白衣服的婆婆對女護士說：‘別洛夫剛才死了，他是前天送到我們這兒來的。這會兒他的兒子就要來了，那是一個男孩子，你不要告訴他說父親死了。首先應當通知孩子的母親。’噫，費佳聽到了這話……接着就回家去了。”

“費佳真可憐，”尤拉說。

“可憐极了！”我說。

“慢着，慢着！”廖瓦嚷起來，他的眼光中有一種得意洋洋的神色。
“我的話可才開頭吶！”

“既然人已經死了，還說什麼是開頭呀！”尤拉反駁說。

“現在應當為這個費佳好好干點兒什麼，”我提議說，“使他……”

“噫，你且別忙……”廖瓦性急地打斷我的話。“我說，費佳從醫院回到家里，他母親剛跟病院里的醫生在電話里談話吶。醫生通知她說，費佳父親的健康情況是叫人滿意的！”

“那是扯謊吧？”尤拉問。

“嘿，問題就在於這是真的呀！”廖瓦嚷得那麼响，大概街上也聽得

見了。“原来，費佳的父亲死了一分半鐘以后，一位著名的教授同他的助手們来了。終于他使費佳的父亲又活过来啦……”

“不可能的！不会有这样的事！”我和尤拉同时嚷出声来。

“可能的！有的！”廖瓦郑重而肯定地說。“那位教授还得过斯大林獎金呢。当然嘍，他不是經常、也决不是經常能使人复活的……这甚至是非常难得的事。不过到底是可能的啊！所以費佳的爸爸沒有死。而我嘛，同學們，我決定要做教授的助手了……总之，得念到医学院毕业。同學們，对不对啊？”

“对，很对！”尤拉贊成說，还搖了搖廖瓦的手，好象把他当作已經进了医学院似的。

“对的，廖瓦！”我也贊成說。

“同學們，說不定我們大家会一块儿进医学院的吧？”廖瓦提議說。“我們將來可以在一块儿工作，你們看怎样？那多好呀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現在还拿不定主意。学校里还得念上四年，慢慢儿考虑也来得及，”尤拉說。

“我也还不知道……也要想一想，”我回答說。

“同學們，你們知道現在我要到誰那儿去嗎？”尤拉問。“我的爸爸有一个朋友。他在戰爭中受了伤，現在躺在床上不能动。讀書，写字，可是不能行动。我要把費佳爸爸的这种情形告訴他。既然有时候人死也能复活，那么我們的医生也許能很快就想出一些办法来医好他的！我去了，同學們。”

“要知道，”廖瓦送我們時說，“医学院开放的日子就要到了，那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參觀。我們去嗎？在那里我們能看到我所講的那個

教授。要去嗎？”

我們說要去的，然后就分別了。尤拉去拜訪父親的朋友，而我去上少年天文學家的小組課了。

4

在小組課上，謝爾蓋很清楚地解釋了太陽系的構造，並且也給我出了一個習題，叫我畫火星運行到下一次大沖^{〔注〕}的路綫圖。我問坐在我旁邊的男孩認識不認識廖瓦。

“廖瓦嗎？我認識！”我的新朋友回答說。“他到我們這兒來過兩次。他挺會胡說八道，他說：‘我要飛到月球上去。’又說：‘我即使今天也隨時可以去的。’可是當謝爾蓋把很簡單的習題給他解答時，他說了聲：‘我會解答的。’以後呢，他卻不再來了。在那習題里，只要知道怎樣計算地球上的氣壓就行了。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了他，遇到了這個廖瓦。我就問：‘怎樣啦，習題算出了吧？’可是他回答我說：‘氣壓是我們在今年剛開頭的時候學過的……我已經不記得了。’你想想，他不記得了！他早該複習啦！對嗎？”

“那还用說得！”我想。“對是對的，可是我和尤拉對廖瓦再說也沒有用呀。”

於是，一到家，我立刻就打電話給尤拉。

“尤拉，”我說。“我想請你拿出中隊委員會主席的身份，來同我商量一下。”

〔注〕 火星每隔十五到十七年間，離地球只有五千六百萬公里，我們把這期間，叫做火星的“大沖”。

我就把廖瓦醉心于天文学的一切情况告訴了他。

“他一遇到困难，哪怕是最小的困难，他就把他所醉心的东西立刻丢得一千二净了，”我临了这么說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尤拉回答我說。“当然啦，关于复习这件事，应该馬上和他談一談。可是关于什么害怕困难……也許，他真的对天文学不再感到兴趣了吧。也許，他想做一个真正的医生吧。是嗎？好吧，我們就在开放的那一天，它近在眼前了，——跟他一起到医学院去参观一下，再和和气气地談談一切吧。”

5

过了几天，廖瓦、尤拉和我到了医学院里。在开放的这一天，到医学院来的都是些十年級学生，他們准备在今年进高等学校，并且要給自己选择职业。这是为他們开放的。有一个大学生問我們有什么事，是为什么来的。廖瓦說，我們还不是今年就毕业，然而我們三人都很想成为医学生（我同尤拉对视了一眼，默不作声），还說，我們很想听听那位教授怎样講我們將来的职业……廖瓦还脫了教授的姓名。

于是那个学生微微一笑，亲自帶我們到一个叫做講堂的房間里去。我們走进講堂，在离黑板比較远的最后一張桌子旁边坐下。这儿跟学校里一样，也有黑板。

那位救活費佳父亲的教授，年紀并不算老。他走进来，微微一笑（我們害怕这是因为他看見了我們才笑的），接着开始講述医学面对着的一些問題。他的話我覺得很明了，虽然不是全都听得懂。可是后来他說，医学院里的学生要繼續研究他們在中学里已經开始学习的化学

和物理。

教授一談到物理，我望了廖瓦一眼，看到他突然愁眉不展了。廖瓦悶悶不樂地一直坐到教授講完。

教授講完了話，十年級學生把他圍起來，開始向他提出問題，於是我們三人就離開了。

“怎麼樣，你要進醫學院嗎？”我們一走到街上，尤拉就問廖瓦說。

“不……不知道，”廖瓦嘟嘟囔囔地說。“我曾經以為……你們要明白，我沒有料到，原來這裡……大家都得學物理……可是同學們，我感覺到它是很難的。”

“那麼你不進醫學院了嗎？”我問。

“大概是不進了，同學們！”廖瓦嘆了口氣說。

“我們彎到林蔭大道去吧……”尤拉提議說。“哦，在長凳上坐下來……廖瓦，我告訴你。不管你愛好什麼，你可應該馬上開始復習啦。不然的話，你就不能升到七年級去的，更別想進大學了。我和伏洛佳很抱歉，以前對你沒有負責。可是從今天起，伏洛佳要和你一塊兒復習……你同意嗎，伏洛佳？嗯，這是最重要的事。但願你的愛好能……”

“我自己知道，媽媽常常說，我的性子是見什麼愛好什麼的，”廖瓦嘆了口氣說。“我知道這很不好。”

“這根本談不上是不好！”尤拉激昂地說。“決不是不好！不過壞在你怕困難，遇到困難，馬上就把理想放棄了。要知道你曾經多么想成為一個醫生呀！我甚至还相信你一定能成為一個醫生的。可是你一听到做醫生必須學物理，你就立刻撒手不干了。對嗎，伏洛佳？”

“那还用說！”我說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廖瓦回答說。“不过同学们，我怎样才能对你们証明是明白了呢？”

“那不成問題，”尤拉說，“如果你覺得跟伏洛佳很合得来，如果你一年的物理分数是优等的，如果在考試前能全部复习一遍，那……那你就可以証明了。”

我們各自回家了。昨天課后，我到廖瓦那儿去帮他复习。我决定从物理开始。

“伏洛佳，”廖瓦很高兴地說，“你知道这个嗎？你知道去年夏天，考古学家們在烏克蘭发掘到了什么嗎？”

“等一等，”我說，“这以后再談。坐下来吧。”

我把教科書和习题課本放在桌上，廖瓦也打开了練習簿。

我們复习到很晚的时候，因为在每个习题上耽擱了很久，这一天，我到底也沒有知道我們的考古学家去年在烏克蘭发掘时发现了什么。

